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一回 秦始皇御駕親征 趙廉杰遣將拒敵

話說秦自商鞅執政，富甲天下，已蓄併吞六國之心。奈限於時勢，是以未能吞食六國。乃傳至始皇登基，御諱曰政，生有異表英明，列國諸侯皆無其匹。且文有甘羅，武有章邯等，俱懷大志，因而國勢日強。那日，始皇駕設早朝。怎見得：祥雲繚繞，瑞氣盤旋。珍珠簾捲動龍旗，鳳扇門開排畫戟。

焚香侍者著羅衫，鎮殿將軍披金甲。丹墀玉珮響叮噹，斧鉞金瓜列兩行。

真個是：上方星斗朝天日，人間衣冠拜吾王。

始皇登極，文武朝參已畢，隨傳命眾文武道：「朕登基以來，國富兵強，意欲吞併六國，諸卿有何善策？」言還未盡，只見武班中閃出一員大臣：頭帶簪纓，身穿皂羅袍，腰束碧玉帶，足登青緞粉底靴。烏金臉，豎劍眉，眉心顯出一條白氣，直貫上頂，頰下半截微須。手提朝笏，越眾出班，望駕行禮，就在品級台前跪倒。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誰？他姓王名翳，乃河南湯陰縣人氏，上界九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托生，奉玉皇大帝敕旨，千佛牒文墜落塵凡的。只因戰國時，黎民作亂，造孽重大。六國諸侯的氣數已盡，秦都咸陽應承大業。故此差這位尊神下凡，托生於王家莊王善人為子。曾拜西府廉頗為師，學習槍馬，後又至海外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門下，學藝三年，法術精通。海潮聖人知六國當滅，秦國當興，混成一統，隨差大門徒金子陵與王翳下凡。金子陵被封為護國軍師。因見始皇問及併吞天下之計，王翳忙出班拜舞。

那始皇在寶殿上認得是王翳，但問道：「王皇兄出班見孤，有何妙策？」王翳跪奏道：「臣未遇吾主之時，週遊列國，備悉其屬土人情，山川關隘。見其君若臣，皆非有用之才。齊國遭樂毅之滅，興復未久，難免國帑空虛。燕自樂毅之敗，強兵盡喪。楚國雖有創霸之雄，老成盡喪，且其君無道，軍民咸怨。其餘他國，不足慮也。惟趙為秦之咽喉，且界牌關擋住吾兵出入，故先帝每每爭此未得，而不能併吞天下。今趙國將老兵驕，前者曾縱合五國之兵，阻住咽喉，亦不能擋吾軍之威，且當時自顧不暇，斷難出兵相助。今我上若出一旅之師，攻破界牌關，易如反掌。界牌關一破，那咽喉要路已開矣，吾主擇其易攻而弱者，一戰破之，威名赫赫震驚列國之膽，那時不怕各國不拱手面北也。」始皇聞奏，龍顏大喜道：「孤久有此心，但慮六國若一聯合，西住界牌關要路，恐防不能必克，反致有傷銳氣。」言畢，國師金子陵忙奏道：「臣師海潮聖人，有參天化育之能，移山倒海之術，上驗天文，預知十界吉凶，曾言吾國當興，六國當滅，故遣臣與王翳下山，保扶吾主，併吞六國，混成一統。乞吾主兵伐界牌關。」王翳又奏道：「我主不可錯過時勢。」始皇聽二人之奏，大喜道：「二卿皆是仙人門下，必知天意。孤今允奏，不知卿家當在何日發兵？」金子陵奏道：「八月十三日乃天地日月雙黃道日。天黃道龍得行雨，地黃道將得行兵。吾主若欲御駕親征，當用此日為上吉。」始皇道：「依卿發兵，但中軍可拜何人為帥？」只見丞相甘羅在旁奏道：「韓國侯章邯，老成多謀，且勇冠三軍，可當中軍元帥之職。」始皇遂封章邯為中軍大元帥之職，掛都招討之印，提調東西兩川、南北二路文武官兵，賜龍鳳劍，先斬後奏。加封王翳為前部正先鋒之職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。封趙高為左監軍，孫明為右監軍，封顏真為左軍統領，燕易為右軍統領。武安君白起為後隊軍門，催趕各路糧草。金子陵隨駕親征，加封為參贊郎。章邯與王翳下教場，挑選精兵大將，預備八月十三日起行，併吞六國。旨意發罷，御駕回營。

自古光陰易過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已到十三日。始皇傳旨，命章邯等到御教場伺候，祭旗興兵。這旨意一下，三街兩巷車馬之聲滿耳，喧嘩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始皇隨別了三宮六院十二嬪妃，又宣甘羅丞相上殿，托彼權朝。曉諭已畢，然後才傳旨排駕，下御教場發兵祭旗興師。在朝眾文武，就設筵在午門，與天子餞行。始皇滿飲了三杯御酒，便直望教場而來。來至教場，至演武廳前座下。章邯等上前參見已畢，始皇用目四下觀看，果然軍容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：

十面旌旗飄烈火，九宮衣帶長愁雲。八萬炮架轟天振，七星旗開掩日昏。

狼牙箭，密如林。征塵滾滾，隊伍層層。盡是上山打虎無敵將，下山擒龍精悍軍。前來併吞。

始皇看畢軍容，見甚是整齊，龍心大喜，傳旨祭旗興師。

遂響了幾聲大炮。祭罷了旗，三軍一隊隊的出了御教場，浩浩蕩蕩，往界牌關而來。一路經過本國的關隘，守城官兵皆出城接駕。不多一日，那日始皇的御駕，押住後隊，正行之間，只見王翳飛馬到了旗門前下馬，步行至龍鳳輦前，跪下奏道：「臣啟我主，大軍離界牌關五里了，請旨定奪。」始皇傳旨，就此安營下寨。三聲炮響，大軍止住了隊伍，搭起帳房，立了黃羅金頂寶帳。始皇進了黃羅帳，傳旨：「今日行軍辛苦了，眾文武免朝。」眾臣領旨，各歸本帳歇息不提。

且說這界牌關，係趙國的邊疆，為秦國出入之咽喉。秦之每每不能涂毒諸侯者，皆賴此關阻擋。那第一個要緊關隘，趙國命重兵大將把守。關內有一員總兵鎮守，關官姓廉名杰，乃廉頗之子，深通韜略，武藝精熟，手下也行五營四哨，偏將數十員共守此關。早幾日就有飛報，說秦國於八月十三日起兵興師，併吞六國，拜章邯為元帥，王翳為先鋒，御駕親征。不日就要到關了。廉杰聞報，就吩咐城外的居民，搬進城來。把環城的房屋，盡行拆了，四野一空。預備弓矢、播木防城等物，緊閉城門。那日午時，聽得城外炮響，就知是秦兵到了，忙備馬親自率眾將，上城瞭望。只見遠遠征塵蔽日，殺氣連天。真個是：

旌旗招展山川動，殺氣衝騰草木驚。

廉杰看罷，吩咐守城官兵，小心防守，遂打馬下城，一宿晚景休題。到了次早升座，有守城的旗牌來報，說城外有秦兵討戰，請令定奪。廉杰把手一擺，那旗牌就回他的汛地去了。廉杰遂望下說道：「那位將軍出城，會一會秦將。」一言未盡，只聽得一聲答應，上來了左哨大將賀開基，應聲願往。廉杰大喜道：「將軍可帶五百人馬，出城會戰，須戰要小心。」賀開基正欲接令，只見首隊中閃出一人道：「元帥，小將願隨賀將軍出城迎敵。」廉杰視之，乃正印先行官王賁是也。此人勇冠三軍，在趙國算第一二的好漢，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，身高一丈，腰大十圍。廉杰大喜道：「將軍願同賀將軍出馬，必然斬將奪旗，建立大功矣。」隨令二將，帶兵出城會敵。二將就辭了元帥，各下去披掛，提了兵器上馬。來到城下，三聲炮響，開了城門。賀開基飛馬過了吊橋，只見迎頭五百秦兵，一字排開。當先一員大將，頭帶鐵盔，身穿皂羅袍，跨下烏鬃馬，手拿丈八蛇矛，竟象半截黑塔一般，堆疊著威風殺氣。心中暗道：「好一員大將。」隨勒馬招呼：「秦賊無故犯某的邊，可道上你的名來，賀將軍的刀，不砍無名之鬼。」原來這員大將就是王翳，奉金子陵之命，來見頭陣。今見賀開基問他的姓名，便大喝道：「鼠子聽真，某乃秦皇駕下官拜駝西侯之職，加封前部正先鋒，你爺爺姓王名翳。知某的利害，速下馬歸降，免你一死。少若遲延，定作槍頭之鬼。」賀開基大怒，罵聲「秦賊休走，看刀罷。」一縱混紅馬，雙手輪刀，照頂門就砍。王翳用丈八蛇矛架過，這賀開基那裡是王翳對手，戰不上數合，早被王翳一槍挑於馬下，正欲回馬斬首級，耳輪中聽得喊叫如雷道：「秦將休得猖狂，某來也。」王翳抬頭觀看，只見一員將官，唇紅齒白，頭戴四鳳盔，身穿黃金甲，手舉金背刀，跨在豹花馬上，雄赳赳的催馬提刀，衝將上來。